

智聖

长篇历史小说

大明开国谋臣刘伯温·辅佐朱元璋

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」

# 刘伯温

上

一代谋臣

光辉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一代谋臣

刘伯温

长篇历史小说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# 刘伯温

霍光辉 著

(上册)

霍光辉

温伯刘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3号)

(邮编:10086)

北京总发行所:北京人民书店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2印张

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数据)

刘伯温/光辉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2,1

ISBN 7-104-01467-5

I . 刘… II . 光… III 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7485 号

刘伯温

光辉著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7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2 印张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 套

---

ISBN 7-104-01467-5/I·598 定价:48.00 元(上下册)

## 内容简介

大元末年，乱世中出现了一位身怀异能、精通术数的奇人——刘伯温。他的前半生沉浮于元朝宦海，一身正气，铁肩力担滔天狂澜；然而终为权奸构陷，一木难支将倾之大厦。运术轮回，刘伯温几经辗转得遇明主，龙虎风云际会。鄱阳湖上残阳如血，大都城内旌旗漫卷。刘伯温运筹帷幄，智胜千里，无异于张良再世，孔明重生；但是他算得准大明天下兴亡，却料不定自身旦夕祸福。功成身退，甘老山林，终究逃不脱生死之劫，撇下万千柔情与遗憾，撇下不尽恨事在人间……

#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初出江湖 ..... (1)

那两个凶神恶煞如木雕泥塑般立着不动，“毒手娇娃叶秋娘”握刀的手还高悬在半空。掌柜刚才还得意洋洋的脸此时却是神情错愕，适才发生了什么事？刘基再看时发现了异样之处，两恶人的咽喉俱被利器刺穿，血已滴湿了衣衫，两人分明已气绝身亡，怎么尸体不倒呢；刘基刚想到这儿，“扑通，扑通”两声，两具死尸向后栽倒，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进耳中，笑声未绝，一团粉影只一闪，便站立在刘基的床前，手腕上还系着两条白练，调皮的笑挂在嘴角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刘基。

## 第二章 宦海扬帆 ..... (49)

今夜宴会上所用的酒壶正是“乾坤倒装水火壶”，内装两种不同的酒，其一为本地佳酿“玉壶春”，其二为掺入置人非命的毒酒，这种毒酒由九种毒物炮制而成，但不会当场毙命，饮者要过上个把月，毒力已深入心经脉络时，才会发作，无药可医。葛铭的心中打得正是这样的如意算盘，只要刘基喝上那么一小口，管保他

几个月后一命呜呼。

### 第三章 快刀斩乱麻 ..... (98)

刘基从中了进士讲起，将他在高安任县丞的重要事件一一提到，在新昌州复审的冯常一案也介绍了一下，最后讲明自己辞官的缘由。刘基是长话短说，将重要的事情都说了。此间，他还耍了一个心眼，讲自己奉父命在老家完了婚，讲这桩事时，刘基偷着拿眼角余光观察苏琪的反应，他原以为苏琪会神情大变，甚至会起身离去。可实际情况却出乎他的所料，苏琪像是早就知道似的无动于衷……

### 第四章 一怒冲霄汉 ..... (124)

苏琪已完全担当起照顾刘基饮食起居的重任，看着刘基日夜操劳，身形憔悴，她的心中好是心疼，而刘基就是个全心全意办事的人。她拿刘基也是毫无办法，只得由他忙去。每日刘基去忙碌公事，丢下苏琪孤零零的一个呆在家中。日子久了，苏琪的心中也就有了怨言，整日吵闹刘基要他带自己出去玩一趟。刘基拗不过苏琪软磨硬泡，连哭带闹的纠缠，于是答应带她去赶庙会。

### 第五章 狼烟四起 ..... (172)

一时间，锣鼓阵阵，杀声鼎沸，全无防备的红巾军一下子陷入了刘基等人早就设好的天罗地网。章溢的大刀上下翻飞，短时间便有数名红巾军命丧黄泉，手下的

军民见主帅如此勇猛，自不甘落后，个个奋勇向前。有一部分人将硫磺、桐油，泼在那几只小船上，将燃着的干柴向船上一丢，那些还想乘船逃回对岸的红巾军连同船都陷入熊熊烈焰之中。

## 第六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 ..... (217)

看到此处时，刘基心中大喜，以为一会儿便可得知苏琪的下落，然而，待他匆匆读过了用法心马上凉了半截，用法强调此镜只能在每年阴历七月二十七日的晚上，先用天、地、人水中任何一种，天水指天上的雨水，地水指地下的井水，人水便是人的眼泪，将镜面涂湿，再拿到月光下照射便可心想事成，如果没有月光，徒有三水中的一种是不行的，反之亦不行，刚显到这里，突然红光一闪，什么都没有了，“无字天书”又恢复到原来的模样。

## 第七章 铁肩担道义 ..... (267)

刘基闻听这个消息后，如五雷轰顶，气得直哆嗦，看着同僚们无动于衷的表情，觉得人人顽钝齷齪，个个面目可憎，他一挥手将自己书案上的东西都拨到地上，吓得众人将惊诧目光都投在他身上，刘基却视他们为无物，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，恶狠狠地说了一句，也不知他在对谁说：

“方国珍，我拼得一身刚，也不会让你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！”



## 第八章 逍遥山水间…………… (300)

燕飞霞望着刘基的高大身影，心中有种莫名的冲动，好想冲上前去紧紧地抱住他，他的诗文才情如同一眼深邃的山泉，绵长不绝，自己虽然只与他相处了短短的时日，他身上还有太多的谜无法破解，可自己越来越迷恋上他，假若他是一棵树，自己就化作一只小鸟栖落在……

## 第九章 隔岸观火…………… (355)

就在刘基榜徨疑惑间，一道金光裂破长空刘基好像看到形如怪蟒之物在翻腾扫动，只是短短的一瞬，天穹又恢复如初。滂沱大雨扯天扯地地垂落，一道道连成一股股，好似从半空直接倒下来，地上的水四流，蓝汪汪的闪电又在飞快地划破帐似的浓云，连绵不绝的雷就跟踪而至。

## 第十章 壮志激怀…………… (410)

十八个齐喊：“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！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！”喊声直冲上九重云霄，脱脱本是情感内敛不怒自威的人，失势之后，无数的卑污小人落井下石，他都泰然处之，“墙倒众人推”嘛，古已有之。然而今日手下这十八名亲兵的赤胆忠心让他大受震撼，这位曾是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的丞相第一次当众流下泪水。

## 第十一章 兄弟同心 ..... (456)

天色已晚，屋内的光线渐渐暗淡下来，侍卫曾进来要点灯烛，被石抹宜孙示意阻止了。石抹宜孙不再看手中那张纸，而是将目光投向刘基。在黑暗之中，石抹宜孙的双眼炯炯放光。刘基背窗而坐，脸庞只能看清大概轮廓。他脸上是何神态，石抹宜孙是不清楚的。最终，还是石抹宜孙开口道：

“这真是颗难拔的钉子，伯温兄弟，你可有妙计剿灭这伙人马？”

## 第十二章 愁苦心自知 ..... (499)

老将石抹宜孙在沙场征战了多年，血雨腥风的事经历了不少，从未感到过害怕，然而这一次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畏惧感笼罩在他的心头，他感到彷徨无依，急需一个人来替他出谋划策，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便是刘基。

刘基没有让他失望，昼夜赶来，抵达军营后未作休息直接来到了石抹宜孙的大帐，那已是夜近三更，石抹宜孙的大帐里依旧烛火通明，石抹宜孙听到脚步声后便从帐里走了出来，一见是刘基，竟然一时语塞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## 第十三章 重振猛士志 ..... (553)

“第二日起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榻上，苏琪则坐在

床边，十分关切的看着他，见他醒来了，便柔声问：

“基哥，你可要喝口水？头疼不疼呀？”

“哦，我的头有些昏沉沉的，昨夜想来是喝醉了。”

苏琪将一杯茶水端来，刘基从床上撑起半个身子，接过那杯茶，苏琪说：

“基哥，这样的酒最容易伤肝了，我知道你此时心情不好……”

#### 第十四章 决胜千里 ..... (591)

“伯温先生，有何妙计可以制敌？”

“元帅，此事应当大家集思广议，广开言路才是。”

“友，各位兄弟只要不提投降或逃跑，什么意见都可以说。”

大将徐达发言：

“我提议先收复太平，太平乃是军事重镇。我军若收复太平，既可以挫伤敌军锐气，又可牵制敌军。”

朱元璋听着有些道理，正打算予以采纳时，刘基道：

“元帅，徐将军，伯温以为这样不妥。”

……

#### 第十五章 叱咤风云 ..... (625)

“母亲就那样平静的离开了人世，带着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走了。她不孝的儿子是她临终前最牵挂的人。刘基的情感不能自己，泪水夺眶而出，他很想痛快

的哭一场，虽然他知道再多的泪水也无法洗刷他心中的内疚。

但至爱的亲人突然之间离去，人都会变得异常脆弱，然而“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”，慈母仙逝所带来的打击尚未过去，好友惨死的悲讯又接踵而至。

……

## 第十六章 鄱阳湖残血 ..... (669)

“朱元璋在庐州也是心急如焚，然而这里战事同样吃紧，首尾不能兼顾，他简直要悔恨死了。

“伯温先生，元璋当初要听从您的意见，哪会有今日之乱局！唉，悔恨不迭啊……先生以为该如何是好？”

刘伯温沉吟片刻，道：

“如今之计，唯有迅速结束庐州之战，大军返回金陵……”

……

## 第十七章 妙计平东吴 ..... (735)

“朱元璋也在犯牛脾气，他觉得在这般胜负早已判明的局势中，张士诚应该会识时务一些，不料张士诚表现的异乎寻常的顽强，这让朱元璋十分恼火。

刘基看出朱元璋的心腹事，便说：

“主公，伯温有一法子可以试一下，倘若成功抑或失败皆由天定，另外也要看张士诚的造化了。”

……

## 第十八章 选相风云 ..... (786)

“刘基猛地打个激灵，心道：这李善长真是厉害，明明在奉承朱元璋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，却把话说得滴水不漏，严丝合缝，让人听起来十分受用，这也是天赋与本事哪，刘基在心中自叹弗如。

朱元璋听了这话，不仅没表现出受用的样子反而沉默不语了。空气一下子变得很紧张，似乎三个人的呼吸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到，李善长心里也纳闷……”

## 第十九章 万事开头难 ..... (823)

“醒来时，一灯如豆，摇摇曳曳，光晕里，苏琪托着腮已睡觉了。刘基歉疚地笑，他轻手轻脚地下床，又轻轻抱起苏琪，将她的身子放平在床上，掩好锦被。

苏琪在梦中双眉紧皱，飒劲有力，英气逼人。刘基伸手替她舒展眉头，但旋而又紧皱起来。

不管心情是如何地糟糕，刘基还得去拜访李善长，宿酒未醒，他的太阳穴隐隐作痛，于是他频频甩头。

从未来到过李善长的新府邸，但是听得耳朵都磨出了茧子。……”

## 第二十章 韬光养晦 ..... (882)

朱元璋顺刘基所指之处看去，只见在一片绿掩翠遮之中立着一座古刹，山门飞檐吊斗画拱梁，壮观宏雄，气度不凡，正中一块盘龙泥金匾，上书‘历代功

臣庙’五个大字，颇有些王右军的风骨。

庙里一片死寂，听不到禅堂的鼓钹之声，亦没有绵绵不绝的木鱼声，和尚们诵经讲义之声也听不见。

## 第二十一章 身不由己 ..... (924)

“洪武元年，朕曾诏令天下：‘今天下初定，百姓财力俱困，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，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，要在安养生息之。’今已是洪武四年，各……”

## 第二十二章 巨星陨落 ..... (964)

老和尚双手合什，样子不疯也不傻，刘基身不由己地向前走。刚接近那老和尚二三步，谁知那老和尚晒笑着，将一口浓浓的痰吐在刘伯温的耳际，准确无误。刘伯温刚刚回过神儿来，恶心难当，伸手便去摸手帕；谁知那僧人却叫了个好，双臂一叫力，将刘基硬生生地拽到怀里来，贴着耳朵道：

“大祸不久临头！”

## 第一章 初出江湖

那两个凶神恶煞如木雕泥塑般立着不动，“毒手娇娃叶秋娘”握刀的手还高悬在半空。掌柜刚才还得意洋洋的脸此时却是神情错愕，适才发生了什么事？刘基再看时发现了异样之处，两恶人的咽喉俱被利器刺穿，血已滴湿了衣衫，两人分明已气绝身亡，怎么尸体不倒呢；刘基刚想到这儿，“扑通，扑通”两声，两具死尸向后栽倒，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进耳中，笑声未绝，一团粉影只一闪，便站立在刘基的床前，手腕上还系着两条白练，调皮的笑挂在嘴角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刘基。

元至顺三年(1332)，秋风正悄悄褪去山林昔日青翠的衣衫，为它换上昏黄的新装。远远望去，像病人中枯黄的脸。野草半衰，在风中幽怨地舒展着将尽的生命，发出低沉凄婉的呜咽。怕冷的候鸟早已急不可待地踏上征途，成群结队地飞过苍穹。不时，可见一两只离群的孤雁，急急地拍翅追赶前边的伙伴们。偶尔悲切地鸣叫几声，刺破了这高而远的天空。这悲鸣更易刺痛人的心事，那些被人紧紧裹挟的感怀伤世。离愁别恨一股脑地奔腾出来，湮没了人的心田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风，肆意拨弄着一名女子的裙裾，惹得那艳艳的衣衫翩翩起舞，宛若风中之蝶。她在一条蜿蜒崎岖的山道上疾行，如履平地。她毫不理睬身后一名青衣男子发出的高低不断的呼喊声，反

而狂奔起来，将那人远远甩在后边。那青衣男子只得脚下发力，拼命追赶。这二人在山道上你追我赶，一人追得愈近，另一人行得更快，这样，二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
那女子直到行至山下道旁一棵参天古木时方收拢了脚步，在树下一硕大的青石上盘膝而坐。令人啧啧称奇的是，她的气息匀顺流畅，脸上也未见有汗水，若是常人行这么久的山路恐怕早已气喘如牛、汗流浹背了。她从腰上取下一管洞箫，缓缓地吹奏，先是一曲《高山流水》，时而激昂，时而低婉，有欢快的跳动，也有款款的萦绕。背后的青山，脚下的清泉，正切合了曲意。这一曲曲终，那青衣男子方赶到古木下，一时间也不言语，只是用衣袖拭去额头的汗水。

一曲《凤求凰》却如银瓶乍破、铁骑突出般骤然响彻山谷，原韵的和美奔放荡然无存，欣悦希冀也在这变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是，只吹了半曲却戛然而止。那青衣男子仍旧不发一言，静待女子吹奏下去，他的双眼注视着山外空辽之处。

那女子旋即吹起了《阳关三叠》，起先还有几分清新明快之意，后边竟全然跌进沉郁哀婉、像是语重心长，又似恋恋不舍，这一曲居然吹奏再三，青山、流水、山石上的女子，古木下的男子在曲终之后竟如凝固一般，似乎都在反复品味那曲刚刚吹罢的《阳关三叠》。

又过了许久，那青衣男子只张口说了“琪妹——”就无法再往下讲只字片言。

那女子闻声将身子扭转过过来，但见她的脸上已是泪流满面，前襟早被打湿一大片！她含泪的双眸一看到那青衣男子，泪水就夺眶而出，如江河决堤。四目凝视，相看无语，时间如同死了似的。

从那女子的眼中看去，眼前的他一会模糊一会清晰。模糊时



只是青色的一团，清晰时，却是一个身材高大修长，面色淡黄，双眸如同两汪清彻深邃的潭水，鼻梁高挑，双唇饱满红润却不失刚劲冷峻，疏淡相宜的两道修眉，一袭青袍。真可谓一名一表人材的伟丈夫！

从他的眼中望去，眼前的她，云鬓高叠，横插珠翠，又用大红绢帕罩住后面，煞是好看。肤若凝脂，晶莹有光，额头丰洁，一对翠眉傲立不群，眉峰高挑入鬓。本来光彩照人的一对清水凤目却已哭得红肿如桃，高耸的鼻梁下一张娇艳欲滴的红唇，唇角向上微翘，分明是一个倾国倾城的俏佳人，她的神情让人难以捉摸，既含娇带怨又忧郁憔悴，看上去更让人觉得楚楚可怜。

终于，那名被称作“琪妹”的女子将头扭向一边，不再凝视那男子。仿若对身旁的清泉低诉般道：

“基哥，你可否记得去年我俩遵师命下山来在长江之畔的望月楼上，你凭栏远眺，望着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，你对我说的那番话？”

“琪妹，这个……不错，我记得。”

“你指着那些船问我可知船上奔波劳碌的人的所欲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说只二字便可道尽，一为‘名’二为‘利’。世上的许多人都在不停的奔波劳碌，他们不过都是些追名逐利之辈。”

“你记得丝毫不差”。

“我反问你日后该将怎样，你又是如何回答得我？”

“伯温言道，‘名利乃身外之物，吾自当澹泊明志，与其做那逐臭之夫，不如与琪妹一道归隐山林，有清风明月为伴，与山禽野兽为友，参禅悟道谈玄说理，自在逍遥地相伴一生’。”

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刘基啊刘基，说你记性差吧，你记得